

致敬平凡的英雄，老百姓认你！

追记宁夏“7·22”抗洪抢险牺牲辅警王永良

新华社记者张亮

夕阳西下，贺兰山下的小镇北堡一片宁静安详，难再见到洪水肆虐的痕迹。而就在十多天前，一场历史罕见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，威胁着这里数千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危急时刻，镇北堡镇派出所民警、乡镇干部紧急转移群众、营救被困游客。辅警王永良在救援过程中被洪水冲走，不幸遇难。连日来，跟随着同事、战友、老乡们悲痛的回忆，记者逐渐走近这位平凡的英雄。

“山里奔流着几条黄河”！

镇北堡位于银川市西夏区。每年夏天，是镇北堡的旅游旺季。然而，也正是夏天，贺兰山里捉摸不定的山洪不时威胁着百姓和游客。

“这里的山洪和别处的洪水不一样，山下一点雨没下，但山里面暴雨如注，顷刻之间山洪夹杂着巨大的山石奔涌而下，让人猝不及防。”镇北堡镇党委书记司应源说，每年夏天，镇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抗洪抢险。

7月22日，贺兰山沿线突降历史特大暴雨。据水文监测数据，当天贺兰山最大降雨量达到破历史极值的277.6毫米，而这一区域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80毫米。特大暴雨引发贺兰山沿线沟道全部发生洪水，洪水流量

最大的沟道达每秒1500立方米。“黄河宁夏段的日常流量也不过如此，相当于当天晚上贺兰山里奔流着数条黄河。”宁夏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岳发鹏说。

在获得气象预报后，镇北堡镇全镇从22日下午起严阵以待，当晚转移群众2800余人。但由于洪水太大，贺兰山下镇苏路、滚苏路、110国道等主要道路被洪水冲断。20时起，被困群众的报警电话在银川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不断响起。20时14分，镇北堡镇派出所接到了当晚第一条求救警情。早已整装待发的教导员郑建卫带着辅警王永良冒着暴雨赶往现场，在联系大型挖机转移了被困群众后，两人又赶赴下一个报警点。

“王永良，命令你立即归队！”

郑建卫和王永良在行驶了4公里后，更大的暴雨夹杂着冰雹突袭而至，路面已被山洪淹没，水位瞬间涨至齐腰深。“雨刷器根本都不管用了，山洪卷裹着巨大的山石把警车冲得险些翻车。”郑建卫回忆说，洪水像火车一样轰隆隆发出巨大声响，浪不停地从车窗灌入警车。

就在此时，郑建卫和王永良发现前方四五十米处停着一辆亮着车灯的皮卡车。为了确定车内是否有被困人员，两人决定带上救

生圈下车查看。趁着山洪慢慢靠近皮卡车，两人的腿被洪水中的石块砸得生疼。郑建卫爬上车厢，发现里面没人。突然间，一股更加猛烈的山洪瞬息而至，将两人连同皮卡车一起冲走。“当晚22时，我打电话给他们，始终联系不上，心里就感觉不妙。”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分局副局长王新明说。

23日凌晨3时许，郑建卫在被洪水冲出10公里后，终于拼尽力气在一处浅滩停稳，并被消防官兵解救。而王永良却一直失联。

“王永良，群众已转移，命令你立即归队！”王永良失联的消息牵动着人们的心，诸多微博、微信公众号发起了寻找王永良的接力行动。

“搜救现场，他的战友来了，武警战士来了，民间救援队伍来了，镇上的百姓也来了。他们或驾驶着直升机、冲锋舟，或拿着铁锹、耙子，不放过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片水域，地毯式地寻找着王永良。

26日15时40分，不幸的消息传来，王永良的遗体被搜救出水面。

28日上午，银川市殡仪馆鲜花寄哀思，挽歌奏英雄，近千名群众自发来到王永良追悼会现场，送英雄最后一程。

“辅警也是警，老百姓认你”

在镇北堡镇提起王永良，几乎没有不

认识。王永良的家就在镇北堡，2002年，他成为镇北堡镇派出所的第一批辅警，这一干就是16年。

“老王就是镇上的活地图，不论哪个民警出警，找不到地方给他打电话，三言两语准能导航到位。”和王永良搭班了六年的民警蔡庆生说。

王永良总是这样，工作中发扬军人作风冲锋在先，吃苦耐劳，甘于奉献。“老王人和气、热心，走到哪总爱把罐罐茶带上，跟老百姓喝着茶、聊着天，化解矛盾等很多工作无形中就完成了。老百姓有个啥矛盾纠纷，甚至都不打110，直接给老王打电话。”镇北堡镇派出所所长张和平说。

今年3月，镇上一名四年级学生在学校和同学玩闹时把手腕摔骨折，家长因和学校达不成赔偿协议，一纸诉状将学校告到了法院。

开庭前，双方都找到王永良来调节。老王每次调解时，总自费买一些水果给孩子。最终这名家长被老王感动，撤诉并通过调解圆满解决了矛盾。

“镇上人见了老王总喊‘老王警官’，他却纠正人家‘别这么喊，我是一名辅警’。每次我听见了就告诉他，辅警也是警，老百姓认你！”张和平说。

新华社银川8月5日电

新华社记者吴锺昊、周密

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是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农业小县，这里的人们养牛耕田、养狗看家，马与他们少有交集，许多人只在电视上见过马。不过，在县郊的阳光马术学校里，一群农村少年正梦想着成为赛场上的骑士。

穿上黑色骑士服，登上马靴，戴上头盔，手握马鞭，跨上马背，18岁少年黄万鹏神情专注。他轻轻地发出指令声，马儿慢慢奔跑起来……

从小父母在外务工，由奶奶带大的黄万鹏如果不是两年前前来马术学校，他很可能在初中毕业后去学习美容美发，或者进城务工。

“但只要骑上马，感觉风轻过双肩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。”他说。

黄万鹏觉得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事情，但在周围人看来，“马术”就是去放马，还不如养牛来得实在。与黄万鹏同龄的周健为了去马术学校，拒绝了父亲让他在家照看700多棵橘子树的安排。“我就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。”他倔强地说。

这所马术学校有50多匹赛马，其中有国产伊犁马，也有从国外引进的阿拉伯半血马，甚至还有两匹价格昂贵、引自国外的汗血宝马。

2015年，46岁的辛成华创办了这所学校。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，通过校企合作，免费培养马术人才。作为资深“马迷”，他看到了中国马术运动蓬勃发展的未来。他说，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当时18岁的华天代表中国参加马术比赛，给中国马术开了一个好头。

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与多家机构共同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2017年7月底，全国马术俱乐部共计1452家，而2016年10月这一数字仅为906家；全国俱乐部拥有的会员总数已达97万余人。

“但能熟练掌握马术知识技能，还能顺畅地与客户沟通的马术人才很少，这些孩子未来的就业空间非常大。”辛成华说，现在学校90多名学生大部分已被北京、上海等地的知名马术俱乐部预定。

不过，要成为英俊的骑手，他们必须面对满是汗水、尘土的考验。

“刚开始骑上去的时候，手紧紧地抓着缰绳，心里怕得要死。周健说，马儿还会故意‘欺生’，时而走时而停，‘你越胆小，它就越捣乱。’”

为了尽快与马熟悉，他们从铲马粪开始，了解每一匹马的脾气习性。每天为它们洗澡、定期修掌。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他时间都与马在一起。

曾经为照顾一匹生病的马，周健守了一夜，直到20瓶盐水吊完。“马是有尊严的动物，你要照顾它、尊重它，它才会让你骑在它的背上。”

在荷兰教练半年的培训下，他们掌握了马术的基本动作。结束培训的时候，学校举办了一场小型比赛，黄万鹏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第一名。

“获奖的视频刚好被爸爸的同事看见了，就拿给我爸看，爸爸特别骄傲地说，‘这是我儿子！那是我第一次被认可，成为爸爸妈妈的骄傲，感觉心里暖暖的。’黄万鹏说。

“头半年新鲜，第二个半年开始烦了，被逼着学，第三个半年全身心爱上。长这么大从未如此投入地做一件事。”他说。

两年时间，黄万鹏已经能熟练地骑马跳过一米多高的障碍。去年，一家上海的马术俱乐部向他开出万元月薪，心动过后，他还是拒绝了。

黄万鹏说，他为自己的未来做了详细规划：成为一名教练加骑手，在俱乐部发展会员，为会员打理马匹的同时，使用会员的马去打比赛，实现双赢。“要实现这个计划，我现在必须抵住诱惑，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和训练。”他说。

周健也梦想成为一名马术教练，或者成为一名专业马术兽医。他现在已经可以解决学校马匹的一些基本健康问题。去年，学校组织他们去上海观看了世界级的马术冠军赛，让他们大开眼界。

“未来赛场这么大，我怎么还会回家种橘子。”周健说。

不仅如此，马术还治好了一些孩子的心理疾病。21岁的唐思琪小时候因为发音障碍产生严重的心理障碍，不喜欢和别人说话。接触马术后，唐思琪对马打开了心门。“我不害怕马，我觉得它们能够听得懂我讲话，是忠诚的朋友。”如今小小个头的唐思琪常常牵着身高2米的骏马，上马鞍、给马洗澡、打扫马厩，做起来像模像样，父母对女儿身上的巨大改变惊叹不已。

“马术让这些农村孩子的未来多了一个选择，我相信通过学习马术，他们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。”马术学校的文化课老师吴庆德说。这位教书超过40年的老教师相信，马术能让这些农村孩子变得更加自律、自信和坚强。

眼下，这些年轻的骑手们将迎来他们第一次真正的马术比赛。

今年10月底，江西省将举办第十五届省运会。因为马术俱乐部的出现，江西首次将马术纳入比赛项目，并把赛场设置在宜黄县。为了迎接省运会，当地政府依托阳光马术学校，规划建设马术小镇，布置专业赛场，孩子们还将搬进新校舍。

“我一定要拿到一个好名次！”黄万鹏充满信心地说。这是他通往世界级赛场的起点，他必须要全力以赴。

新华社南昌电



▲学员黄万鹏骑着马跳跃障碍(3月13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周密摄

生命垂危之际，向党最后一次倾诉

追记安徽宣城市养贤乡天成村49岁党龄老支书姚仁宏

新华社合肥电(记者水金辰、屈彦)一份思想汇报向党最后一次诉说心中的情愫；一张器皿捐献志愿者登记表向社会传递和延续爱的火种。

7月9日，有着49年党龄的安徽宣城市养贤乡天成村老支书姚仁宏走了。

在生命垂危之际，他向村党总支递交了最后一份思想汇报和500元“特殊党费”。老支书还将眼角膜捐给了需要的人，同时将遗体供给皖南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。

一座桥：老支书几十年的执念

驾一叶扁舟，先打个转调整船头，再向对岸驶去。这是天成村村口摆渡人每日的工作，一人一船曾承载着村里人外出的希望。

天成地处圩区，四面环水。桥是有的，还是姚老在任时所修建。但因为桥的对岸是大山，需多绕四十公里才能到市区，村民步行出村时还是选择轮渡过江。因此，桥的修建在村民心中仍属珍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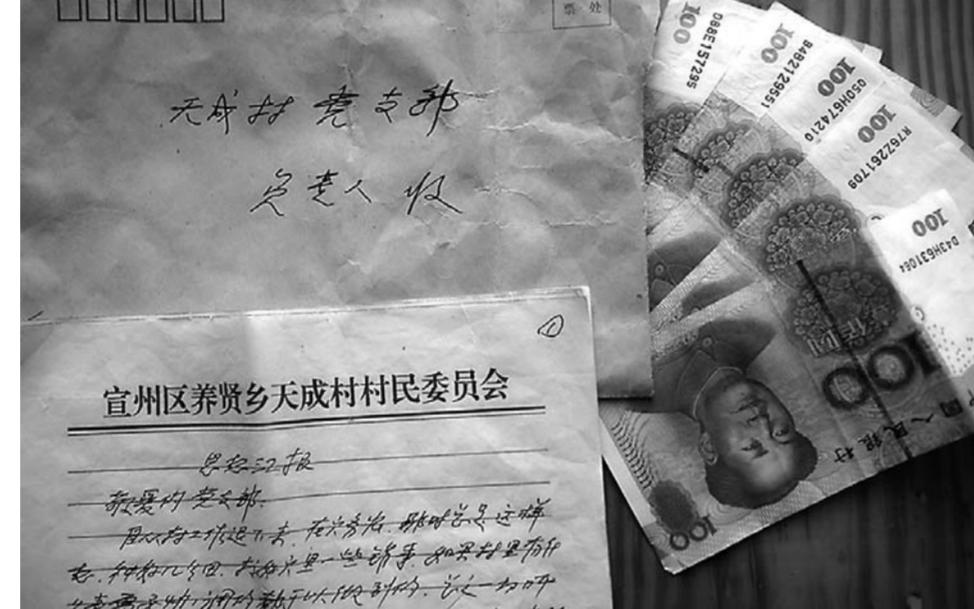
传统上，村民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种养，没有企业投资，集体经济收入更是无从谈起。要想富，对天成村而言，只有造桥。2008年，养贤乡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划拨了部分资金，但村里仍需自筹30万元。

作为当时村两委的班子成员，老姚干起了“化缘”的活——坐车到村民外出打工集聚的杭州、上海等地，向相对富裕一些的外地村民募资。就这样，五百、三千、一万、两万……一座20米的两孔桥在2009年建成了，大桥一头的石碑上至今还醒目地镌刻着当年的募资人员名单。

这座桥是老支书心里的执念。儿子姚军回忆道：“那些年，父亲每收到一笔捐款，就会跟我和母亲说离正式修桥又近了一步。”

但这座桥并非通往城区的最近道路，只因此处河道最窄，成本最低，“父亲说等以后村里发展富裕了，再建新的吧。”姚军说，“无奈至今这条近路桥还因资金问题无法成行，这也成了老爷子临终时的一个牵挂。”

老支书在任时牵挂的又何止这一座桥。大



▲姚仁宏七夕前夕向党组织递交的最后一份思想汇报和500元党费。新华社记者屈彦摄

雨天道路泥泞，一脚下去就很难拔上来，老姚带领村民用废弃的石子和石粉垫了一条2.8公里的村级道路；为了避免雨天孩子上学过江不便，他翻修了村里的学校旧校舍；村民们要搞船货运输但无法贷款，他出面担保，这也成了天成村的发展起点；从村干部岗位上退下来后，他还义务充当村里协调员，帮助处理邻里纠纷……

一份思想汇报：向党的最后一次倾诉

环顾天成村，家家几乎都是二层小楼。用天成村党总支委员徐文扬的话说，再穷也要盖二层，洪水来了，村民还能在二楼等待救援。

在圩区深处姚仁宏的家，通往二层的楼梯没有扶手，护栏已经被铁锈腐蚀，房顶因缺钱舍弃石板改用木头搭建。就这样简陋的

家中，二楼堆放最多的一本本书籍和一沓沓用塑料膜封装的党报党刊。姚军的家里，还保存着父亲摘抄和书写感悟的近十本笔记。

“父亲临终时说，疼痛时，这些笔记就是我的精神支柱。”姚军抚着眼睛说道。2013年，姚老罹患直肠癌，2016年又患上食道癌。虽然搬到城里儿子家中，他依然没有改变读书看报做笔记的习惯。

“敬爱的党组织：自打从村委会岗位上退下来，我在家务农，那时总是这样想，种好几分田，搞好家里一些琐事，如果村里有什么事需要协调的，我都可以做的……”

今年建党节前夕，天成村党总支收到了老支书姚仁宏递交的一份思想汇报。谈及写这份思想汇报的缘由，姚生前说，“因为我是党的母亲，儿子有什么事都会跟母亲说。”与这份思想汇报一并上交的还有500元党费。姚军坦言，这些年老爷子看病，家里已

经负债累累，但姚老还是坚持要交党费。

“敬爱的党组织：自打从村委会岗位上退下来，我在家务农，那时总是这样想，种好几分田，搞好家里一些琐事，如果村里有什么事需要协调的，我都可以做的……”

姚老生前曾多次向党组织表达入党愿望，姚军说，父亲生前一直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。

次年，姚老因病去世。姚军说，父亲生前一直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。

次年，姚老因病去世。姚军说，父亲生前一直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。